

雍正劍俠圖 上



民國·常杰森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雍正剑侠图

第一部

(民国) 常杰森 著

目录

第一回	避严亲畏罪走异乡 人深山穷途遇剑客·····	0001
第二回	童海川下山初试艺 探双亲风雪入京师·····	0041
第三回	识好汉五小闹王府 会英雄老侠探虚实·····	0059
第四回	赴约会地坛拜老侠 战贺豹二结一掌仇·····	0081
第五回	遭奇祸海川打官司 遇释放限期捕盗贼·····	0105
第六回	识英雄义结铁掌李 盗宝贼行刺雍亲王·····	0132
第七回	童海川收徒李家店 候振远应邀巢父林·····	0154
第八回	法禅僧踩街显威风 童海川打擂见神功·····	0175
第九回	讨镖银苏州逢于恒 请南侠庙中遇仇人·····	0203
第十回	飞龙观夜赶乔玄龄 北高峰二次杭州擂·····	0224

- 第十一回 秋佩雨力战众侠客
童海川双钺分双剑·····0250
- 第十二回 雍亲王化嫌了争端
借祝寿夜探清云寨·····0275
- 第十三回 释三寇火烧清云寨
贺美号簪花灵隐寺·····0303
- 第十四回 杨家庄姑舅喜重逢
火神庙父子痛相认·····0327
- 第十五回 司马良招亲三义庄
洪炳南阖家庆团圆·····0352
- 第十六回 老剑客松林管闲事
李士钧落难常德府·····0371
- 第十七回 遇捕快白洁遭奇冤
逞英雄陆滚丧功房·····0389
- 第十八回 丧良心行刺神枪李
捉淫贼奋勇上湖南·····0410
- 第十九回 以怨报德镖打李英
恶贯满盈难逃法网·····0431
- 第二十回 清竹塘四寇劫囚车
龙潭镇于老访双侠·····0455
- 第二十一回 战沅江西侠杀四鱼
乱石岛东侠败三鼠·····0479
- 第二十二回 夸海口夜人达摩堂
施绝艺三侠闯五门·····0504
- 第二十三回 破机关智勇数三侠
达摩堂地道走四寇·····0525
- 第二十四回 失信义九寨主丧命

	潜水中于老侠擒贼·····	0544
第二十五回	下请帖邀请众豪侠 甘家堡幸会甘凤池·····	0570
第二十六回	甘家堡真假童林会 小侠客得遇王十古·····	0597
第二十七回	展家林拜访展大旺 麒麟山用计捉墨鱼·····	0622
第二十八回	青草坡英雄打猛虎 懒龙沟于恒遇至亲·····	0649
第二十九回	乱中乱双猛搅重阳 强中强群侠看和尚·····	0676
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杀四寨·····	0709
第三十一回	洪玉耳智烧老阎成 西方侠掌打济源僧·····	0735
第三十二回	铁善寺群侠战济慈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0761
第三十三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0785
第三十四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0809
第三十五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0833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0856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0877

- 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珑岛
逢绝地幸喜遇恩师·····0896
- 第三十九回 四剑客会破玲珑岛
西方侠潜江擒二小·····0915
- 第四十回 蜜蜂岭传艺赠宝剑
桑家林大战司徒朗·····0932
- 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铁木金落脚北京城·····0944
- 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0960
- 第四十三回 老剑客留笺救清官
童海川夜捉害民贼·····0981
- 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饶林宝
豺狼子毒镖打恩师·····1005
- 第四十五回 寻凶手千里入京师
收弟子征服铁罗汉·····1018
- 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会筛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1029
-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丢镖结义气
护国寺收徒惹是非·····1055
- 第四十八回 教师府掌打焦秋华
遇强敌抛钺亮宝剑·····1079
- 第四十九回 闹镖局行刺童海川
谒师祖巧遇野飞龙·····1106
- 第五十回 丧良心燕雷打甘虎
丢烟壶童林斗三侠·····1131
- 第五十一回 除旧岁师徒同献艺

	过新春师兄巧相逢·····	1157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1181
第五十三回	跳宝局威镇沙雁岭 三月三齐赴松棚会·····	1205
第五十四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恶斗野飞龙·····	1233
第五十五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1258
第五十六回	众群侠会战燕云风 老剑客亲临梅花圈·····	1284
第五十七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飞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1311
第五十八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1337
第五十九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府衙显奇能·····	1362
第六十回	访贼人巧遇陈道常 三皇观搭救夏九龄·····	1387
第六十一回	小豪杰九赶陈道常 大魔庄巧遇亲娘舅·····	1409
第六十二回	石宝奎掌震三尺鬼 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1430
第六十三回	小白猿石府学绝技 念旧义奋勇觅金牌·····	1446
第六十四回	报父仇王环施英勇 劈杨山鏢打段世宝·····	1467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1486
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胆闯三关 小白猿如愿捉董玉·····	1503
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进七星山 遭凶险得遇爱贤女·····	1517
第六十八回	爱贤女释嫌许终身 司马良遇险转心亭·····	1532
第六十九回	莲花观弟兄巧相逢 西风寺寻找摆亭人·····	1549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战秋禅 慧斌僧学艺山神庙·····	1565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会三侠 骆驼岭智诓赵小乔·····	1586
第七十二回	骆驼岭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黄土坡·····	1607
第七十三回	莽和尚大闹盘石岛 花子羽搭救碧霞僧·····	1626
第七十四回	见金牌真假难分辨 遇王环火焚转心亭·····	1644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	1664

第一回

避严亲畏罪走他乡 人深山穷途遇剑客

清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京南的霸州城城南童家村，有一个人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年方一十八岁，相貌魁梧，秉性刚直，纯厚朴实。他生平有一样古怪的性格，不诺寡信，若有人失信于他，绝不与之交往。另有粗糙过猛，也是其劣。家有严父童怀，慈母杨氏。外有叔伯兄弟童缓，因无所依，遂一处同居。他们住东村口第一家，房数椽连场隔院，良田五十余亩，虽非富户，然亦称小康；虽不是诗书门第，总算勤俭人家。一家四口，颇称相得。外有长工、月工。

是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兵归甲库，马放南山，海晏河清，万民乐业。要是在村庄上，无非是农务，春种秋收，提篮撒种，半年忙，半年闲。当时不少地方农闲时，一些青年子弟，在家无事，各家恐其效尤，差不离儿的村，均要请武术教师，带领习练。单说童家村，请了一位教师，沧州人，姓李名直，外号人称弹腿李，就本村场院练习。童林也在其内，练习弹腿，还有青年子弟二十余人。其它拳脚李直也会，但没有真实的硬功。惟有弹腿，是这位李教师的专门。这个弹腿，分为六家师。何为六家呢？分串拳门弹腿，化拳门弹腿，回回门占四家弹腿，共分为六家师。此是少林的绝技，按僧道俗共为六家。

《拳经》上说：“南京到北京，弹腿出于教门中。清真正教实授传，留下弹腿十趟拳。”故六家中为回回弹腿最好，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词：

名师授我十趟拳，术理无穷妙无边；头趟顺步单鞭式，二趟十字奔脚尖；三趟披盖夜行临，四趟称抹步斜纤；五趟攻击力要猛，六趟防腿式单看；七趟双看多急快，八趟须还腿相连；九趟连环须捧索，十趟见弹复周全。后人休笑式法单，拳到临时多机变。

此为回回十趟弹腿。少林弹腿十二趟，即和尚弹腿。道教为串拳弹腿，此为弹腿之根基。为何将弹腿言之凿凿呢？凡练武术，各种拳脚，是皆由弹腿而起。童林乃书中之主角，此谓初蒙之始，故巧遇李直，得弹腿之精华，后遇剑客，方能一学而成。

天天聚练，无奈好事多磨，不料李教师家里来了一封家信，家内有紧要的事务，只得回归故里。这场子一散，各家子弟不少效尤。惟有童林不肯将工夫丢失，仍然每日照常用功，二五更的功夫，仍不耽搁。好在家中诸事有老父照管。清晨在场院练完，必要出东村口，绕北村口，进西村口，回归家内。及至回到家中，早饭已然做熟。乡下的饭，做得最早。每天家常的饭，不过就是玉米面饽饽、熬小米粥，来点咸菜，吃完了也就无事可做了。这一日，童林起晚了一点，将功夫练完，到村外边去闲遛一趟，进西村口。在北面有三间更房，这三间房子是村中公共所立，专办一切善举及青苗会等等的事。村子里夜间打更的在内居住。所有本村闲散的人、年老的人，无事也愿来此聚坐闲谈，斗斗纸牌，无非是解闷，也没有多大输赢。童林进了西村口，看见更房里面有不少人在内聚谈。童林也时常在里闲坐。今天正走到外面，众人看见童林走来，内中有一个人

走出来，此人姓刘名禄，论来是童林长辈。童林寻常和睦乡里，亲近四邻，人缘很好，人们都爱童林纯厚。这位刘爷往里相让道：“海川，少见哪，因为什么总不到这里头坐？”童林含笑回答：“家事太忙。您一向可好？”说着进了更房，一同落座。刘爷首先含笑开言，道：“海川，你是个没事的人，我们几位今天也闲暇，我们商量斗个小牌，你来正好，咱们解解闷。”童林未及回答，旁边一个答道：“要是斗牌，可得有我。”童林听了，心中有些个不悦。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品行不好，乃市井无赖，凡是村中阔一点的，没有不怕他的。因为什么呢？

此人姓王，排行在三，小名叫狗儿，外号叫青草蛇。这小子，在村子里边无恶不作。何为叫无恶不作呢？他终日里，在庄子里假充光棍，与人拍头抹血，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挖绝户坟，跟未满月的孩子打架，能打个十个八个的。斗疯狗，骂哑巴，骗傻子，这还不要紧。你要是得罪了他，赶到青庄稼正长成了的时候，他夜间跑到你的庄稼地里去。高粱将要收成的时候，他把高粱穗都给你弄了下来，扔到地下。要不然，玉米长成，他全给掰了下来，扔那么一地。他也不要，他是成心祸害人。这还不算，等到秋收冬藏，粮食入囤，柴草上垛，夜里给你弄把火。他那个胎子，身量不高，横下却有。一身蓝布裤褂，白袜子，穿一双踢死牛的洒鞋。这个脑袋的造像，四六旋不出个球来。两道小眉毛，再配一双狗眼，一嘴的食火，两个兔子耳朵。还真蛮横，打遍了街，骂遍了巷。单打单斗，还真打不过他。要能打他？打轻了他不怕，打重了还得料理他。贫寒之家，惹不起他；真有势力之家，好鞋不踏臭狗屎，没有那么大的工夫理他。

童林是何等的人物，岂能看得上他！又不好得罪他，常言说：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童林笑道：“三哥，您若愿意

斗，让您！我还真没有工夫。”青草蛇一听，把眼那么一翻，嘴一咧，道：“嘿！海川，你不斗牌，你是多心我。”童林赶紧含笑道：“三哥，您愿意斗，我还喜欢和您来。没有您我还不来。”王三冷笑道：“是呀，那么咱们四位都是谁？”刘爷答应道：“有张二爷，咱们四家不好吗？”张二爷道：“咱们把前后窗户满都摘下来，过堂风凉快。”大家说道：“对！”王三道：“海川，你上炕里边去，靠着窗台面向北。”海川笑道：“就是我年轻，焉能那样子呢？”大家说：“不可拘束。”“那么我就斗胆依从了。”“张二爷在东面，刘爷在西面，我老王坐在炕边向南。咱们牌呢？”大家拿过牌来，放好了牌垫，把牌放在当中。王三说道：“海川，你先抢牌。”童林微笑，“我若先抢，我可就是头牌。”“哪有那么放的呢？你抢。”童林果然伸手翻牌，却是九万，“怎么样？是我头牌。”大家言道：“你真有头牌的命儿。”于是这四位就斗起牌来。

惟有这个耍钱哪，最品人的性情，要不，耍钱怎么能有赌品呢。刘爷、童林，倒是随便，无非是解闷。惟有这个王三，素来他的品行就不端，等到耍上钱，那就不问可知啦。丑态百出，不是摔牌，就是骂街，真可称得起：手握多张，如擎团扇，左觑人而有顾己，真是望穿鬼子之睛，费尽魍魉之技，非得把小鬼的能耐拿了出来，方才能赢钱。他原本没有多少钱，坐下他就想赢，输了他就要滚赌，找碴儿打架。这个耍钱场呢，原有这个毛病：谁不会来、谁不能赌，谁准赢钱。可巧三家输，就是童林一家赢，真是钱奔大堆。童林不会赌，就是他赢。这位王三爷，真是水吊子坐在烟筒上，怎么讲呢？就是他没开张。他看了看自己的钱，只剩下三文，手里这把牌不行，底下的钱已不够输的。看手中牌，非叫七万不行。因为什么呢？六万、八万手里头的张儿，是腰里插枪，独叫七万，方能满牌。他看

了看牌地上的乱牌，已经有了三张七万，那一张七万，还不定，在谁的手内。这把牌是非输不可。他一着急，要用腥赌。何为叫腥赌呢？俗说就是偷牌。他用手将乱牌里的七万，扒拉在上面。相近牌垛，他是用右手去抓牌，暗在拳着那三个手指上，用舌一舐。第二指却不在牌垛抓牌，用那三个手指上的唾沫，将乱堆的七万沾了起来，将手一举，高声叫道：“哈哈，自掏七万，赶紧与我家里报喜，我可糊了牌啦！”童林眼快，看见他是偷牌，这个名字又叫系牌。童林将自己的牌一合，放在牌地以上，叫道：“三哥，这个钱我们不能输。”王三把眼一瞪，说道：“怎么办呢？我好不容易头回满牌。童林，你这不是给我添满吗？”童林接着说道：“要是从乱牌里挑，那事我也会啊！”王三听罢，气往上撞，忙说道：“你看见我挑了吗？”说话之间，站起身来，立于炕沿之上。此时童林看他恼羞成怒，势将用武，童林也就站起身来，立于炕里，面向王三。青草蛇用左手指着童林，说：“你真可恶。”遂用右手向童林面上“啪”的就是一个耳刮子。所幸童林练过一身好武术，早就预防。童林见势不好，忙将左手一扬，王三的手正磕在童林左臂上。童林一伸手，用了个“黄莺掐粟式”，正托在王三的脖项之上。这个乱子可就大了！王三来了个仰面朝天，倒在炕底下。他一翻身就爬起来。素常真还没吃过这个亏，这可是“接三”的竹竿子，他就火儿了。一声怪叫：“哇呀！”势如冲锋，决一死战。无奈屋中人多，连看斗牌的共有十几个人，还能看他们打架吗？大家只得相劝，自然向着童林的人多。大刘爷上前相拦，笑道：“王三弟，你可不准这样。童林年轻无知，有我们评理。”王三一看，大家都向着童林，明知打不出圈去，便高声喊叫：“姓童的，我与你完不了啦！”童林连声答应：“好好！”怒目相视地叫道：“王三，今天我可要收拾收拾你啦！”王三听

罢，气得浑身乱抖，大声嚷道：“今天人也太多，此处也不是打架之地，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两个人后会有期！再见吧。”王三说罢，一转身，一溜烟似的跑啦。这就是王三伶俐，明知打不过童林，自己找台阶下了，打算日后暗算童林，这且不表。

大家劝着童林，童林余气未息。刘爷说道：“海川，你这是多余，跟他对什么？常言有话，人不跟狗斗。其实我们大家也看见他偷牌啦，你就装作没看见，其实他也赢不了。你必得想明白，闹起来，有什么意思？再说有我们在场，还能叫你吃了亏吗？我见见王三，日后与你们和气和气，还得与你们见个面，免得日后谁找报谁。再说，倘若此事要是传到你们老人家耳内，我们不是都不好看吗？得啦，你也消消气，千万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童林道：“这东西真是可恶，我早就记着他啦，不是一半天天的。要不是众位在其中解劝，今天非管教他不可。”大家一听，齐笑道：“得啦，童林，别生气啦。跟他也不值。来来来，咱们三家斗吧。”童林说道：“天也不早啦，我也得回家去。今天与王三赌气，若叫我父亲知道，反为不美。咱们是改天再见，我得回家看看。”于是就收拾收拾自己东西，便与众人告辞回家。出离更房，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

“王三这小子，真不是好人，倒得留心防备他点才是。”自此，到家后，日夜防范，好在没事。

虽然如此，常言有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天外面评论此事，这一评论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童林父亲耳内。他老人家虽听说童林在更房日日斗牌，又与王三打架，究因不知细理，他老人家也不追问，自此在童林的身上，可就留上心了。老人家虽然年迈，精神倒是很好，对于庄稼院的日子，克勤克俭，一到晚间，自己点着灯笼，前后院都

要看一看，门都上好，这才安歇睡觉。一到清晨，起得还早，虽不比朱夫子治家的格言，也要清晨早起，洒扫庭阶，内外整理。天天起来，将屋中收拾干净，用扫帚把前后院都扫干净。这一日，正扫门前，有邻右几个孩童在门前乱跑。内中有一个小孩，名叫小二哥，老人家很爱惜他机灵，遂问道：“你们做什么去，别跑，看拗着吧！”小二哥仰着小脸笑道：“我们上西村口玩耍去。”老人家点头：“小二哥，你要上西村口，看你大哥童林在更房里做什么呢，与我送个信来，我给你钱买点心吃。好孩子，你去趟吧！”小二哥答道：“我去，您等着。”说罢，带着一头狗儿，一群小孩，走到更房，往里一看，可巧童林在此正在那更房里面，坐在炕上，面向着里斗牌呢。小二哥看见如此景况，遂叫：“三头，狗儿，你们在西村坟地等我，我与童老伯送个信去。”来至东村口，正赶上他老人家将扫完门前，小二哥遂叫道：“老大爷，童林大哥在西村口更房里斗牌呢，耍还不小。”老人家闻听，概不由己，心中有气。内中暗想：庄稼人，除去春种秋收，别无消耗。吃喝，无非村中乡粮；嫖之一途，村中无有；唯赌之一道，甚为可畏，可以由浅入深，家中五十亩良田，不足以供赌品。想至此，老人家焉得不恼，遂叫小二哥，回手掏了两文铜钱：“给你买点心吃！”小二哥说道：“谢谢您。”接钱去了。

他老人家将扫帚往肋下一挟，往西村口而来。临近更房，早看见童林手握多张纸牌，面向里，正在高兴之际。童怀有心到窗下，伸进手去抓住童林，重责他一顿，又恐怕伤了邻右的脸面。倘若童林还口，又怕人耻笑教育有乖，虽然是当面教子，总也得与他留些个体面。不如先进到里面闲坐，装作没看见他。他若知改前非，那还罢了，他若不改，然后再责罚于他，众邻也没的可说。这就是童怀的老成之见。于是遂走至更房之内，

说道：“众位解闷！”大家这才看见童怀，大家拱手道：“请坐吧！”惟有童林，正在看牌之际，猛见老父，只吓得满面通红，不能成语。将牌往牌地上一合，这一分羞惭恐惧，景况难堪，将头一低，难以说尽。老人家见此景况，知道他抱愧，也就不便再言，遂向众人说：“家中有事，回头再见。我不过到这儿看看，众位随便吧。”说罢拱手告别，出离更房，回家去了。刘爷脸上一红，与老人家多年的交情，今天与童林在此斗牌，显着有些不对，遂向童林含笑说道：“好在老人家没看见你，咱们还接着斗吧。”童林说：“不对，老人家早看见我啦，所以父不见责，全在众位的面子上。我若再赌，更显得不对啦！众位，这牌我也斗不下去啦，无非回家请责领罪。”刘爷说：“那么也好。回到家中，老人家说你，你可别言语。”童林说：“我还敢言语？众位咱们散了吧，回头再见。”于是收拾收拾钱，与众告辞。回到家中，幸好老人家并不提此事。童林也知改悔，从此很少上更房。无非每天早晨照常练习拳脚，至早晨绕弯，走到西村口更房门前，必紧走几步回家，习以为常。

这一日，童林练完遛弯，正走在更房的门首。门口上站立三人，有前次斗牌的刘爷、张爷，还有本村的曹二叔。童林道：“众位闲坐，回头见。”刘爷说：“少见哪，进来坐坐。”童林说：“实在家中有事，改日吧！”刘爷说：“你看，谁得罪你啦？老不上更房里来，你进来坐坐，我跟你说话。”童林无奈，只得相随，走进更房，大家落座。刘爷说：“今天早晨，我与张爷二人打算斗十把。张爷说，二人没意思。这么个工夫，曹二弟来啦，三人可以斗啦，二弟偏说我二人商议好啦，三家拐磨子拐他。他非四家不斗，我说咱们门口站着去，有谁算谁。可巧海川你来啦！咱们四家斗吧。”童林说：“我不行！”“你看，海川你斗两把，别人来了，你再让。”童林驳不过刘爷去，

说：“我可没工夫，有人来我就让。”“就是吧，海川你上炕里边去。”于是拿牌，大家落座，仍然是刘爷在西边，张爷在东边，曹爷在炕边。大家抢牌，于是就斗起来了。虽然说是斗两把就完，奈因钱眼上有火，斗上就散不了啦。闲坐的人，愈围愈多。连看歪脖子糊的，有二十来人。屋中高谈阔论。这正是土语说的：“要知朝中事，村中问乡人”。正在热闹中间，不防小二哥带着一群小孩，去西村口玩耍。皆因前次老人家童怀给他俩钱买点心，因而每逢走到更房门首，必要看看童大哥。今日走到更房，正见童林在里面斗牌，遂说：“你们先走，在村外等我，我与童大爷送信：大哥又在此斗牌。”众小孩点头道：“快点来，我们在村子外等你。”于是众小孩奔西村口去，小二哥转身，竟奔东村口。老远就见童老伯拿扫帚扫街，于是高声叫道：“老大爷，您快去看看，我大哥又在更房里斗上啦，耍儿很大，斗得很热闹。”老人家童怀闻听，概不由自己，心中有气：好小子，没改性，这是非打不可。遂说道：“好好，小二哥，给你钱，买点心吃。”小二哥说：“您不用给啦，不要啦。”老人家说：“拿去！”随说着，拿着扫帚，竟奔更房里来。临至更房相近，早看见童林坐在炕上，仍是面向里，正要得高兴。老人家有心由门口进去，又怕童林由窗台跳走，心想：“莫若我由窗台进去，揪住他给他一顿扫帚，看他知改不知改。”老人家到了窗台下，恶狠狠的上了窗台，左手揪住童林的发辫，右手举起扫帚，照准头部，“叭嚓”就是一下，打得童林睁不开眼。不但童林不知是谁打他，就是屋中人，谁也没看见老人家童怀。大家只顾看牌，哪有工夫往旁处看呢。聊斋《赌符》有云：“门前宾客待，尚恋恋于场头，舍上烟火生，独耿耿于盆里。”童林被打，心中一动：“莫非是青草蛇王三，趁我不防，暗算于我。我岂能相容。”遂将牌扔于地上。右手顺自己